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宋文卷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明帝二

改葬崇憲太后詔 四年五月

崇憲昭太后脩寧陵地，大明之世，久所考卜。前歲遭諸藩之難，禮從權宜，奉營倉卒，未暇營改。而塋隧之所，山原卑陋，頃年頹壞，日有滋甚。極我脩塋，終無永固。且詳攻地形，殊乖相勢。朕蚤蒙慈遇，情禮兼常，思始終之義，載彰幽顯。史官可就巖山左右，更宅吉地，明器龜筮，須選令辰，式遵舊典，占禮擬制。今中寓雖寍，寇虜未息，營就之功，務在從簡。舉言尋悲，情如切割。宋書文帝路淑媛傳

車服詔 八月甲寅

車服之飾，象數是遵。故盛皇留範，列聖垂制。朕近改定五輅，酌古代今，脩成六服，沿時變禮。所施之事，各有條敘，便可付外，載之典

章朕以大冕純玉繅玄衣黄裳乘玉輅郊祀天宗祀明堂又以法冕五綵繅玄衣絳裳乘金輅祀太廟元正大會朝諸侯又以飾冠冕四綵繅紫衣紅裳乘象輅小會宴饗餞送諸侯臨軒會王公又以繡冕三綵繅朱衣裳乘革輅征伐不賓講武校獵又以紘冕二綵繅青衣裳乘木輅耕稼饗國子又以通天冠朱紗袍爲聽政之服宋書禮志五通典六十一又御覽六百八十六引王智深宋記

寬刑詔 九月戊辰

夫徵有小大憲隨寬猛故五刑殊用三典異施而降辟次網便暨鉗撻求之法科差品滋遠朕務存欽卹每有矜貸尋刪制科罪輕重同之大辟卽事原情未爲詳衷自今凡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或攻剽亭寺及害吏民者凡此諸條悉依舊制五人以下相逼奪者可特賜黥刖投畀四遠仍用代殺方古爲優全命長戶施同造物庶簡惠之化有孚羣萌好生之德無漸幽品宋書明帝紀

搜括隱逸詔 五年九月

夫貞頓之操，振古所貴，沖素之風，哲王攸重。朕屬橫流之會，接難晦之辰，龕暴翦亂，日不暇給。今雖關隴猶阻，區縣澄氛，偃武修文，於是乎在。思崇廉恥，用靜馳薄，固已物色載懷，寢興貽歎。其有貞棲隱約，息事衡樊，鑿坏遺榮，負釣辭聘，志恬江海，行高塵俗者，在所精加搜括，時以名聞，將賁園矜德，茂昭厥禮。羣司各舉所知，以時授爵。宋書明帝紀

下廬江王禕詔 五年

昔周室既盛，二叔流言；漢祚方隆，七國迷叛。斯實事彰往代，難興自古，雖聖賢御極，寓內紓患。太尉廬江王禕，屬慶皇枝，蚤升寵樹，幼無立德，長缺脩譽，淡薄親情，厚結行路，狎昵羣細，疏遠人士。自朕撥亂定宇，受命應天，實倚睦敦，克敷友于，故崇殊爵，超居上台。而公常懷不平，表於事迹。公若德深望重，宜膺大統，朕初平暴亂，豈

敢當釁自然推符奉璽天祚有歸且朕雖居尊極不敢自恃宗室之釁無不許公不虞志欲難滿妄生窺怨積惡在於遂謀社稷暴者四方遘禍兵斥畿甸縉紳變慴親賢同憤惟公獨幸厥災深怵時難晝則從禽遊肆夜則縱酒絃歌側耳覬除企賊休問司徒休仁等並各令弟事兼家國摧鋒履險名伐一方豪猾踐棘辛勤已甚況身被矢石否泰難虞悠悠之人何有信分公未曾有一函之使遣半紙之書志棄五弟曰衡儺賊自謂身非勳烈義不參謀必期凶逆道申吕圖輔相及皇威既震羣凶肅殄乃有同慶萬國含欣而公容氣更沮下帷晦迹每覘天察宿懷協左道呪詛祈請謹事邪巫常被髮跣足稽首北極遂圖畫朕躬勒已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鑊公在江州得一漢女云知吉凶能行厭呪大設供養朝夕拜伏衣裝嚴整敬事如神令其呪詛孝武并及崇憲祈皇室危弱統天稱已巫稱神旨必得如願後事發覺委罪所生微辛

斂賄，僅得自免，近又有道上張悅為公見信，事既彰露，肆之於法。公不知慚懼，猶加營理，遣左右二人主掌殯含，顯行邪志，因願史司，又挾閹豎陳道明交關不逞，傳驛旨意，投金散寶，以為信誓。又使府史徐虎兒招引邊猾，要結禁旅，規害台輔，圖犯宮掖。公受性不仁，才非治用，昔莅江州，無稱被徵，前莅會稽，以舉左黜。公稽古寡聞，嚴而無理，言不暢寒暑，惡不及帷房，朝野所輕，搢紳同侮，豈堪輔相之地，監任莅民之職，非唯一朝，有自來矣。大明之世，迄於永光，公常留中，未嘗外撫，何以在今，方起嫌怨？公少即長人，情無哀戚，侍拜長寧，從祀宗廟，顏無戚狀，淚不垂臉，兄弟長幼，靡有愛心。昔因孝武御筵置酒，心誠不藹，於時義陽念過本源，遭公此譖，益被猜嫌。朕當時狼狽，不暇自理，賴崇憲太后營衛百端，少蒙申亮，得免殃責。景和狂主，醜毒橫流，初誅宰輔，豺志方肆，於建章宮召朕兄弟，逼酒使醉，公因酒勢，遂肆苦言，云朕及休仁與太宰視

數往必清閑、賻貺豐厚、朕當時惶駭、五內崩隊、於其語次、劣得小止、往又經在尋陽長公主第、兄弟共集、忽中坐忿怨、厲色見指、呂朕行止出入、每不能固、若得稱心、規肆忿憾、惟公此旨、丞欲見滅、而天道愛善、朕獲脩齋、不長惡逆、挫公毒心、自大明積歡、國弊民凋、加景和奢虐、府藏罄盡、朕在位甫爾、卹義其贍、仍值艱阻、蜂起、日耗萬金、公卿庶民、傾產歸獻、積受台泰、貲畜優厚、朕踐祚之初、公請故太宰東傳餘錢、見入數百萬、內不充養、外不助國、散賜諂諛、偏惠趨勢、推心攻行、事類斯比、薙小交構、遂生異圖、藉豬之議、轉盈民口、公若地居衡寄、任專八柄、德宣於民、勳高於物、勢不自安、於事爲可、公既才均欒木、牽呂曲全、因高無民、得守虛靜、而坐作凶咎、自陷深釁、由朕誠感無素、爰至於此、永尋多難、悵慨實深、凡人所行、各有本志、朕撫愛何仁、爲日已久、尚能含讎怨咎、著於觸事、豈容於公、不相隱忍、但滋蔓易漸、去惡宜疾、負荷之重、豈得

坐觀且莫，草雉除燎，火須撲，彼扇之徒，宜時誅翦。已詔司勲蕭正典刑，公身居戚長，情禮兼至，準之常科，頗有愧恤，宜少申國憲，已弔不臧。今以淮南宣城歷陽三郡還立南豫州，降公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削邑千戶，侍中、王如故。宋書廬江王禕傳

以武陵王智隨繼世祖嗣詔 十月辛卯

世祖孝武皇帝，雖恃尊賢惠，勳狹政弛，樂欲無厭，事因於盜泰任，威縱殺，義緣於務實，故以積怨動天，流殃胤嗣，景和繁戮，義嘉成禍，世祖繼體，陷戮無遺。昔皇家中圮，含生懽滅，賴英孝感奮，埽雪冤恥，勳繼墜歷，拯茲窮垠，繼絕追遠，禮訓攸尚，況既帝且兄，而缺斯典。今以第九子智隨奉世祖為子，武陵郡太明之世，事均代邦，可封智隨武陵王，食邑五千戶。尋世祖一門，女累不少，既無撫鞠，總義須防閑，諸侯雖不得祖稱天子，而事有一家之切，且歸盜有所，疹疾相營，得失是任，閨房有稟。朕應天在位，恩深九族，庶此足申

追睦之懷敷愛之旨（宋書武陵王贊傳 贊初名智隨）

贈劉龔詔 六年三月

故中護軍臨澧縣開國侯志行貞純才用理濟忠勤著於艱難績倡乎泰運年志始壯砥礪因折悲傷惻愴實兼常懷思加寵數已申哀榮可贈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已如故諡曰忠侯（古刻叢鈔劉龔墓誌）

郊祀詔 五月乙亥

古禮王者每歲郊享爰及明堂自晉以來閒年一郊明堂同日質文詳略疏數有分自今可間二年一郊間歲一明堂外可詳議（宋書禮志三）

立晉熙王昶詔 六年

夫虎狼護子猴猨負孫毒性猶情亦有仁愛故識念氣類尚均羣品況在人倫可忘天屬晉熙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征北

公雖孝道無替，而遭此不慈，自少及長，闕恩鞠之口，乃至休否莫覼，寒溫不訪，晨昏屏塞，定省靡因，事無違忤，動致譴責，毒何發口。人所難聞，加惡備苦，過於僕隸，遂事憤於宗姻，義傷於行路。公故妃郗氏，婦禮無違，逢此嚴酷，遂以憂卒，用夭盛年。又謝氏食則豐珍，衣則文麗，奉己之餘，播棄墀下，而諸孫藍縷，不溫體，食不充飢。付之姆妳之手，縱以任軍之路，遇其所生，棄若糞土，繿縷比於重囚，窮困過於下使。誠皇規方遠，沙塞將一，公脩短不諱，亦難豫圖，兼妾女羸弱，一第領主，防閑之道，人理斯急。朕所以詔第六子燮奉公爲胤，欲以毗整一門，爲公繼紹，但謝氏待骨肉至親，尚相棄蔑，況以義合，免苦爲難。忠胡防漸，危機須斷，便可還其本家，削絕蕃秩。（宋書晉熙王昶傳）

罪始安王休仁詔 七年五月

夫無將之誅，諒惟通典，知咎自引，實有偏介。劉休仁地屬密親，位

居台重朕友寄特深寵秩兼茂不能弘贊國猷禪宣政道而自處相任妄生猜嫌側納羣小之說內懷不逞之志陰景破迹無事陽愚因近疾患沉篤內外騷懷休仁規逼禁兵謀爲亂逆朕曲惟天倫未忍明法申詔詰譴辨覈事原休仁慚恩懼罪遽自引決追尋悲痛情不自勝恩屈法科吕伸矜悼可宥其二子并全封爵但家國多虞釁起台輔永尋既往感慨追深宋書始安王休仁傳

答有司奏始安王休仁罪狀詔 五月

那匹婦狂愚不足與計休仁知釁自引情有追傷可特爲降始安縣王食邑千戶并停伯融等流徙聽襲封爵伯猷先紹江夏國令還本賜爵鄉侯宋書始安王休仁傳

與諸方鎭及諸大臣詔 五月

休仁致殞卿未具悉事之始末今疏吕相示休耽食恣非政法網之所不容昔漢梁孝王淮南厲王無它釁悖正吕越漢制度耳況

休祐吞嚙聚斂爲西數州之蠹取與鄙虐無復人情遐得王景文褚淵沈攸之等啟陳其罪惡轉不可容吾篤兄弟之恩不欲致之以法且每恨大明兄弟情薄親見休祐屯苦之時始得寬濫彌不忍問所以改授徐州冀其去朝廷近必應能自悛革及拜徐州未及之任便微動萬端暴濁愈甚既每爲民蠹不可復全休仁身粗有知解兼爲宰相又吾與其兄弟情昵特復異常頗與休仁論休祐釁狀休祐以休仁爲吾所親必應知吾意又云休仁言對能爲損益遂多與財賂深相結事乃篤必同宿行必共車休仁性軟易感誑遂成綢繆共爲一家是吾所止密言一時倒寫吾與休仁少小異常唯虛心信之初不措疑雖爾猶慮淸閑之時非意脫有閑者吾近向休祐推情戒訓嚴切休祐更不復致疑休祐死後吾將其內外左右問以情狀方知言語漏泄并具之由彌日懊惋心神萎執休仁又說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我常秉許爲家從

來頗得此力，但試用看有驗，不伏祐從之。於是大有獻奉，言多乖實。積惡既不可恕，自休祐殞亡之始，休仁款曲共知。休仁既無辜戮，主相本若一體，吾之推意，初無有間。休祐貪愚，爲天下所疾，致殞之本，爲民除患。兄弟無復多人，彌應思弔，不感，益相親信。休祐平生狼抗無賴，吾慮休仁往哭，或生祟禍，且吾爾日本辦仗往哭，晚定不行。吾所以爲設方便，呼入在省，而休仁得吾召入，大自驚疑，遂入辭楊太妃，顏色狀意，甚與常異。既至省，楊太妃驟遣監子去來參察，從此日生嫌懼，而吾之推情，初不疑覺。從休祐死後，吾再幸休仁第，飲噉極日，排閤入內，初無猜防。休仁坐生嫌畏，一日、吾春中多期射雉，每休仁清閑，多往雉場中，或敕使陪輦，及不行日，多不見之，每值宵，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一日。及在房內見諸妓妾，恆語我云：不知朝夕見底，若一旦死去，作鬼亦不取汝，取汝正足亂人耳。休祐死時日已三晡，吾射雉始從雉場出，休

仁從騎左右伙野中。吾遣人召之，稱云腹痛，不堪騎馬。爾時諸王車皆停在朱雀門裏，日既暝，不暇遠呼車，吾衣書車近在離門裏，敕呼來，下油幢絡，擬召載之。吾由來諳悉其體有冷患，聞腹痛，知必是冷，乃敕太醫上省送供御高梁薑飲，召賜之。休仁得飲，忽大驚，告左右稱敗今日了。左右答曰：此飲是御師名封題。休仁乃令左右先飲竟，猶不甚信，乃僶俛噬之，裁進一合許，妄生嫌貳。事事如是。出來十日、五日一就問太妃，自休祐死後，每吾詔必先至楊太妃問，如分別狀。休仁由來自營府國興生文書，二月中，史承祖齎文書呈之，忽語承祖云：我得成許，那何煩將來？吾虛心如舊，不復見信，既懷不安，大自嫌恐，惟已情理，不容復有善心。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相識者布滿外內，常日出入於廂下，經過與諸相識將帥，都不交言。及吾前者積日失適，休仁出入殿省，諸衛主帥裁相悉者，無不和顏厚相撫勞，爾時我既甚惡

不欲見外人、悠悠所傳、互言差劇、休仁規欲鬪知、方便使曇度道人及勞彥遠、屢求啟閤、覘吾起居、及其所啟、皆非急事、吾意亦不厝疑、吾與休仁親情實異、年少已來、恆相追隨、情向大趣、亦往往多同、難否之日、每共契闊、休仁南討爲都統、既有勳績、狀之於心、亦何極已、但休仁於吾望既不輕、小人無知、亦多挾背向、既生猜貳、不復自盡、夫禍難之由、皆意所不悟、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夫於兄弟之情、不能無厚薄、休祐之亡、雖復悼念、猶可已理制遣、及休仁之殞、悲慟特深、千念不能已已、眾言傷心、事之細碎、既不可曲載詔文、恐物不必即解、兼欲存其兒子、不欲窮法、爲詔之辭、不得不云有兵謀、非事實也、故相報卿知、宋書始安王休仁傳

手詔譬王景文

尙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正可比中書

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卿清才令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甸，又不得不用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三江，通接荊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更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宋書王景文傳。景文屢辭內授，上手詔譬之。）

降殷恆詔

道孫生便有病，無更横疾，恆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降為散騎常侍。（宋書殷景仁傳：道孫子恆為侍中、度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為右司所奏，下詔。又見南齊書王奐傳、南史二十七。）

荅王景文手詔

去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看選牒，署竟請敕施行，此非密事，外間不容都不聞，然傳事好訛，由來常患，殷恆妻匹婦耳，

閨閤之內、傳聞事復作一兩倍落漠、兼謂卿是親故、希鄉署不必云選事獨關卿也、恆妻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可駭異、且舉元薦凱成由疇咨、可謂唐堯不明、下干其政邪、悠悠奸詐貴人及在事者、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讚、作其屬託、貴人及在事者、永無由知、非從此止於京師、乃至州郡縣中、或有詐作書疏、灼然有文迹者、諸舍人右丞輩及親近驅使人、應有作其名職禁物、求停檢校、強賣猥物、與官仍求交道、或脇人求乞、州郡賫禮、希觸呼召及虜發船車、並假班下、在所有郎駐錄、但卿貴人、不容有此、欣出來有是、何故獨驚之、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令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為令、居之不疑、今既省錄令、便居昔之錄任、置省事及幹童、並依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為僕射、人情向粲淡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嫠嫉

理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想卿虛心受榮有而不爲累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罩雙災木雁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瘁於踐踏高崖之修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晉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己然爲敎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在懷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維數死於溝瀆死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以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應卑慎爲道行己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正是依倚於理言可行

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吕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語人云、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與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縣、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値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眼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邪、宋書王景文傳上殺壽寂之等景文懼自陳求解揚州｜詔答又南史二十三

手詔劉懷珍

卿性忠讜、平所使賴、在彼與年少共事、不可深存受益、景素兒乃佳、但不能接物、頗亦點事、卿每諫之、南齊書劉懷珍傳建平王景素爲荆州徙懷珍右軍司馬遷南郡太守加寧朔將軍明帝手詔懷珍云云

報族又詔

卿不應乃作景素佐才舊所寄今徵卿參一衛也（南齊書劉懷珍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八終

全宋文卷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明帝 二

與劉勔張興世蕭道成詔暴吳喜罪 泰豫元年

吳喜出自卑寒、少被驅使、利口任詐、輕狡萬端、自元嘉已來、便充刀筆小役、賣弄威恩、苟取物情、處處交結、皆爲黨與、衆中常以正直爲詞、而內實阿媚、每仗計數、運其佞巧、甘言說色、曲以事人、不忠不平、彰於觸事、從來作諸署主、意所不協者、覓罪委頓之、以示清直、而餘人恣意爲非、一不檢問、故甚得物情、昔大明中、黟歙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劉子尚在會稽、再遣爲主帥領三千精甲、水陸討伐、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說誘羣賊、賊即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此、故每豫驅馳、窮諸狡慝、及泰始初、東征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

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姓聞吳河東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其統軍寬慢無章放恣諸將無所裁檢故部曲爲之致力覩其意趣止在賊平之後應力爲國計耳初東征發都指天畫地云得劉子房即當屏除長標等皆加斬戮使略無生口既平之後緩兵施恩納罪人之貨誘諸賊帥令各逃藏受賄得物不可稱紀聽諸賊帥假稱爲降而擁衞子房遂得生歸朝廷收羅羣逆皆作爪牙撫接優寵過於義士推此意正是開南賊大盛殷孝祖戰亡人情大惡慮逆徒得志規以自免喜善爲姦變每以計數自將於朝廷時三吳首獻捷於南賊則不殺其黨潛著陰誠當云東人恇怯望風自散皆是彼無處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顧琛等足表丹誠進退二塗可以無患南賊未平唯以軍糧爲急而南及北道斷不通東土新平商運稀簡朝廷乃至懸官賣爵以救災困斗斛收斂猶有不充喜仍補所軍主者頓

偷一百三十斛米、初不問罪、諸軍主皆云宜治、喜不獲已、止與三十鞭、又不責備、凡所曲意、類皆如此、喜至荆州、公私殷富、錢物無復孑遺、喜乘兵威之盛、誅求推檢、凡所課責、既無定科、又嚴令驅蹙、皆使立辦、所使之人、莫非姦猾、因公行私、迫脅在所、入官之物、侵竊過半、納貧請託、不知厭已、西難既殄、便應還朝、而解故槃停、託云扞蜀、實由貨易交關、事未回展、又遣人入蠻、矯詔慰勞、賧伐所得、一己入私、又遣部下將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陽、或蜀漢、屬託郡縣、使官害民、興生求利、千端萬緒、從西還、大艑小艒、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喜本小人、多被使役、經由水陸、州郡殆徧、所至之處、輒結物情、妄竊善稱、聲滿天下、密懷姦惡、人莫之知、喜軍中諸將、非劫便賊、惟云賊何須殺、但取之、必得其用、雖復羸弱、亦言健兒可惜、天下未平、但令已功贖罪、處遇料理、反勝勞人、此輩所感、唯喜莫云恩由

朝廷、因惡不革、恆出醜聲、勞人義士、相與歎息、故云我等不要性命、緊擒此賊、朝廷不肯殺去、反與我齊、今天下若更有賊、我不復能擊也、此等既隨喜行、多無功効、或隱在眾後、或在幔屋中眠、賊既破散、與勞人同受爵賞、既被詰問、辭自百端、云此輩既見原宥、擊賊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賞、褚淵往南選諸將卒、喜為軍中經為賊者、就淵求官、倍於義士、淵以喜最前獻捷、名位已通、又為統副、雖相遮拒、是以得官受賞、反多義人、義人雖忿喜不平、又懷其寬弛、往歲竺超之闕四方反叛、人情畏賊、無敢求為朝廷行者、乃慨然攘步、隨喜出征、為其軍副、身經隔敵、自東還失喜意、說超之多酒、不堪驅使、遂相委棄、高敬祖年雖少宿、氣力實健、其有處分、為軍中所稱、喜薄其衰老、云無所施、正以二人忠清、與己異行、超之為人乃多飲酒、計喜軍中主帥、豈無飲酒者、特是不利超之、故以酒致言耳、敬祖既無餘事、直云年老、託為乞郡、滑相遣斥、其餘主

帥竝貪濁諂媚之流、皆提攜東西、不相離捨、喜聞天壤間有罪人死應繫者、必啟召入軍、皆得官爵、厚被處遇、應入死之人、緣已得活、非唯得活、又復如意、人非木石、何能不感、設令喜攻吾門、此輩誰不致力、但是喜不敢生心耳、喜軍中人皆是喜身爪牙、豈關於國、喜自得軍號、召來多置吏佐、是人加板、無復限極、爲兄弟子姪及其同堂群從、乞東名縣、連城四五、皆灼然巧盜、侵官奪私、亡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蔽匿、必也黨護、臺州符旨、殆不復行、船車牛犢、應爲公家所假借者、託之於喜、吏司便不敢問、他縣奴婢入界、便略、百姓牛犢、輒牽殺噉、州郡應及役者、並入喜家、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錢、盈村滿里、諸吳姻親、就人間徵求、無復紀極、百姓嗷然、人人悉苦、喜具知此、初不禁呵、索虜子罪不甚、江僉既已被恩、得免憲辟、小小忤意、輒加刑斬、張悅賊中大帥、逼迫歸降、沈攸之錄付喜云、殺活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既有常體、自應執歸之有司、

喜即便打鐵、解襦與奮對膝圍棋、仍遣重義私惠招物、觸事如斯、張靈度凶愚小人、背叛之首、喜在西、輒恕其罪、私將下都、與之周旋、情若同體、狼子野心、搆懷毒性、遂與柳欣尉等謀立劉禕、吾使喜錄之、而喜密報令去、去未得遠、爲建康所錄、喜背國親惡、乃至於是、初從西反、圖兼右丞、貪圖事物、日行私詐、苟忠其諂曲、抑而不許、從此怨懟、意用不平、喜西救汝陰、縱肆兵將、掠暴居民、姦人婦女、逼奪雞犬、虜略縱橫、緣路官長、莫敢呵問、脫誤有纖毫一人、喜輒大怒、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段佛榮求還、乃欲用喜代之、西人聞其當來、皆欲叛走、云吳軍中人皆是生劫、若作刺史、吾等豈有活路、既無他計、正當叛投虜耳、夫伐罪弔民、用清國道、豈有殘虐無裝、剝奪爲務、害政妨國、罔　上附下、罪盈若此、而可久容、臧文仲有云、見有善於其君、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有惡於君、若鷹鸇之逐鳥雀、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前史以爲美談、而喜軍中五千人皆

親綱反逆攜養左右豈有奉上之心喜意志張大每稱漢高魏武
本是何人近忽通啟求解軍任乞中散大夫喜是何人乃敢作此
舉止且當今邊疆未盡正是喜輸効之日若曰自處之宜當節
儉廉慎靜掃閉門不與外物交關專心奉上何得与其蛙蝸高自
比擬當是自顧衍忿覺事宜遐遯又見壽寂之流徙施脩林被戮物
惡傷類內懷憂恐故興此計圖欲自安朝廷之士及大臣藩鎮喜
殆無所畏畏者唯我一人耳人生脩短不可豫量若我壽百年
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四月中疾患不得治力天下豈可有
喜一人尋喜心迹不可奉守文之主豈可遭國家間隙有可乘之
會邪世人多云時可畏國政嚴歷觀有天下御億兆伏成齊衆何
代不然故上古象刑民淳不犯後聖懲偽易曰劓墨唐堯至仁不
赦四凶之罪漢高大度而急三傑之誅且太公爲治先華士之刑
宣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昔力安社稷功濟蒼生班劍引前笳鼓

階後不能保此者，歷代無數，發之呂福，十分有一耳。至若喜之深罪，其得免乎。夫富之與貴，雖呂功紀致之，必由道德守之，故善始者未足稱奇，令終者乃可重耳。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爲利，愛之如赤子，及其爲害，畏之若仇讎，豈暇遠尋初功，而應忍受終敝耳。將之爲用，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呂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呂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後日之損，存前者之賞，抑當今之罰，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喜罪釁山積，志意難容，雖有功効，不足自補，交爲國患，焉得不除，且欲防微杜漸，憂在未萌，不欲方幅露其罪惡，明當嚴詔切之，令自爲其所，卿諸人將相大臣，股肱所寄，賞罰事重，應與卿等論之，卿意並謂云何。宋書吳喜傳帝寢疾，賜喜死，先一日，且劉勔張興世齊王詔

賜王景文死手詔 太豫元年三月

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宋書王景文傳上疾篤，乃遣使送藥賜景文死

遺詔 四月

朕自臨御億兆、仍屬戎寇、雖每存弘化、而惠弗覃遠、軍國凋弊、刑訟未息、今大漸維危、載深矜欸、可緩徭倹調、去繁就約、因改之宜、詳有簡衷、務存愛民、為先、以宣朕道意、宋書明帝紀

崇接道猛法師詔 無年月

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賓友、可月給錢三萬、令史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輿各一乘、乘輿至客省、高僧傳 猛西涼州人東游建業上東安寺續開講席明帝深相崇接

追崇江夏王義恭令書

故中書監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江夏王道性淵深、睿鑒通遠、樹聲列藩、宣風鉉德、位隆姬輔、任屬負圖、勤勞國家、方熙託付之重、盡心毗導、永融雍穆之化、而凶醜忌威、奄加冤害、夷戮有暴、殲夥無閒、憤達幽明、痛貫朝野、朕蒙險在難、含哀莫申、幸賴宗祏之靈、

克蔡祈天之旅、仰惟勳威震動於厥心、昔梁王微肅、警蹕備禮、東平好善、黃屋在廷、況公德猷弘懋、舜與未殊者哉、可追崇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宋書江夏王義恭傳太宗定亂令書云云

加擢路休之等令書 未即位時

太皇太后蚤孤愛遐、治情即事、同於天屬、前車騎咨議參軍路休之、前丹陽丞路茂之、崇憲密戚、蚤延榮貴、世懷所勳、宜殊恆飾、休之可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茂之可中書侍郎。宋書文帝路淑媛傳太宗廢幼主欲悅路太后之心乃下令書

恤柳元景令 初即位

故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巴東郡開國公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元景、風度弘簡、體局深沈、正義亮時、恭素範物、幽明

道盡、則首籍孝圖、盛運開曆、則毗變皇化、方任乎漢輔、業格殷衡、而蜂豺肆濫、顯加酷毒、冤動勁烈、悲深朝賢、朕承七廟之靈、纂臨寶業、情典既申、痛悼彌軫、宜崇賁徽冊、以旌忠懿、可追贈使持節都督南豫江三州諸軍事太尉侍中刺史國公如故、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宋書柳元景傳）

招集舊僧令

先帝建中興及新安諸寺、所以長世垂範、弘宣盛化、頃遇昏虐、法像殘毀、師徒奔迸、甚以矜懷、妙訓淵謨、有扶名教、可招集舊僧、普各還本、並使材官隨宜修復、（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前廢帝發殤新安寺、驅斥僧徒、尋又毀天寶諸寺）

太宗定亂下令

宣旨永嘉王子仁

汝一家門戶不建、幾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迷愚、相扇四海同惡、若非我修德御天下、三祖基業一朝墜地、汝輩便應淪

於異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落相繼，存者無幾。唯司徒年長，令德作輔皇家，門戶所憑，唯我與司徒二人而已。尚未能厭百姓姦心，餘諸王亦未堪贊治。我惟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弱。桂陽、巴陵，竝未有繼體，正賴汝輩兄弟相倚為強，庶使天下不敢闚覦王室。汝輩始十餘歲，裁知俛仰，當今諸舍細弱，殆不免人輕陵。若非我為主，劉氏不辦今日，汝諸兄沖眇，為羣凶所逼誤，遂與百姓還圖骨肉，於汝在心，不得無愧。即日四海號寧，恩化方始。方今處汝湘州，汝年漸長，足知善惡，當每思刻厲，奉朝廷為心，爵秩自然與年俱進。我垂猶子之情，著於萬物，汝亦當知好，憶我敕旨。宋書永嘉王子仁傳太宗遣主書趙扶公宣旨未幾召建安王休仁詣賜死

與始安王休仁書

此段殊得蘇侯兄弟力。宋書始安王休仁傳初行與蘇侯神結為兄弟及事平太宗與休仁書

與巴陵王休若書 二年

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邪。宋書巴陵王休若傳休若傳叔

報巴陵王休若 七年二月

典籤夏寶期上大怨與休若書

吾與驃騎南山射雉，驃騎馬驚，與直閤夏文秀馬相蹋，文秀墜地，驃騎失鞚，馬驚觸松樹，墜地落硎中，時頓悶不識人，故馳報弟。宋書

晉平王休祐傳上既殺休祐，時巴陵王休若在江陵，其月即馳信報休若

與桂陽王休範書 七年七月

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爲塗步郎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汝使巴陵王密知之。於是師便訪覓休若左右人，不能得東宮典書，姓何者相識，數去來。師稱神語東宮典書具道神語，東宮典書答云，我識巴陵間一左右，當爲汝向道。數日，東宮典書復來語師云，我已爲汝語巴陵左右道，因達巴陵，巴陵具知，云莫聲，但聽，又頃者史官奏天文占候，頗云休若應挾異端，神道芒昧，乃不可全信，然前後相準，略亦不無髣髴。

且帖肆開自大明已來、有若好之誚、於今未止、詔若百重章句、皆配已美辭美事、諸不逞之徒、咸云必是休若、休若且知道路有異音、里巷有若好之謠、在西已奇懼、致王敬先叶猾狂之言、近休祐休仁被誅、休若彌不自安、又左右多是不相當負罪之徒、恆說已道路之言、即動之相與唱云萬民之心屬在休若、感激其意、尋你若從來心迹、殊有可嫌、劉亮開高次祖、汝一應識此人、當給休若、休若在東、縱恣羣下、無本末、還朝被貶、爵位小退、次祖被亮使歸過問訊大宣、語次祖云、我東行是一段功、在郡橫為羣小輩過失大被貶降、我實憤怨、不解劉輔國何意不作、次祖啟云、劉輔國蒙朝廷生成之恩、豈容有此理、推此已是有奇意、吾使諸王在藩正令優遊而已、本不已武事、而休若在西、廣召弓馬健兒、都不啟聞、又戾道明等、昔規為賊、罪應萬死、休若在西、大信遇之、乃潛將往不啟京、吾知汝意、謂休若處泰因事、事何如、心迹既不復可測、因

其還朝在第與書亦事詰諸於內許密自引分狀加暴疾致故差得於其名位及見子悉得全也休若既是汝弟使其狠心得申者汝得守治城邊作太尉公耶非但事關計亦於汝甚切汝可密白荀太妃令知（宋書巴陵王休若傳休若既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

報書

鄭脩容有兒喪令成服汝可令汝內人知之再報休祐休範二家內人知也或報（渲化閣帖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九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後廢帝

帝諱昱，字德融，小字慧震，明帝長子。泰始三年立爲皇太子。泰豫元年四月卽位，明年改元元徽，在位五年，爲其下楊玉夫等所弒。

卽位遣大使巡省詔 泰豫元年六月

夫興王經制，實先民隱，方求廣被刑於四維。朕以眇躬夙膺寶厤，永言民政，未接聽覽，眷言乃顧，無忘纓寐。可遣大使分行四方，觀採風謠，問其疾苦，有咈民法，不便俗者，悉各條奏。若守宰威恩可紀，廉勤允著，依事騰聞。如獄訟誣枉，職事紕繆，背公存私，害民利已者，無或隱昧。廣納芻輿之議，博求獻藝之規，巡省之道，務令精洽，深倂行識，俾若朕親覽焉。宋書後廢帝紀

廣薦舉詔

夫寢夢期賢，往誥垂美；物色求良，前書稱盛。朕以沖昧，嗣膺寶業，思仰述聖猷，勉弘政道，與言多士，常想得人。可普下牧守，廣加搜採，其有孝友聞族，義讓光閭，或匿名屠釣，隱身耕牧，足以整厲澆風，扶益治化者，凡厥一善，咸無遺逸。虛輪佇帛，俟聞嘉薦。宋書後廢帝紀

詔祭景玄 八月

景玄表如此。故散騎常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樂安縣開國伯興宗，忠恪立朝，謀猷宣著，往屬時難，勳亮帷帳，錫珪分壤，實允通誥，而懇誠懷訴，備彰存沒，廉槩素情，有絜聲軌。景玄固陳先志，良以惻然。雖彝典宜全，而哀款難奪，可特申不瞑之請，永矜克讓之風。宋書蔡興宗傳興宗遺令薄葬奏還封爵追贈後授子景玄固辭不受又奏還封表疏十餘上見許詔云

大赦詔 元徽元年正月

夫緩法昭恩，裁風茂典，緬惠貸眚，訓俗彝義。朕臨馭宸極，寅制張悔，式存寬簡，思孚矜恕。今開元肆宥，蕩品惟新，凡茲流斥，宜均弘洗。自元年以前貽罪徙放者，悉聽還本土。宋書後廢帝紀

申土斷詔 八月辛亥

分方正俗，著自虞冊，川谷異制，煥乎姬典，故井遂有辨，閭伍無雜，用能七教克宣，八政斯序。雖綿代殊軌，沿革異儀，或民懷遷俗，或國尚興徙，漢陽列燕代之豪，關西熾齊楚之族，並遷籍新邑，即居成舊。洎金行委御，禮樂南移，中州黎庶，襁負揚越。聖武造運，道一閩區，貽長世之規，申土斷之制。而夷險相因，盈晦遞襲，歲往凋流，戎役惰散，違鄉寓境，漸至繁積。宜式遵鴻軌，以為永憲。庶阜俗昌民，反風定保，夷胥山之險，澄瀚海之波，括河圖於九服，振王軔於五都矣。宋書後廢帝紀

因旱下詔省刑 八月甲寅

比亢序愆度，留熏爆晷，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疚，未弘政道，囹圄尚繁，枉滯猶積，夕厲晨矜，每惻於懷。尚書令可與執法以下，就訊衆獄，使冤訟洗遂，困弊昭蘇。頒下州郡，咸令無壅。宋書後廢帝紀，又見袁粲傳。亢序作元序，夕厲晨矜作晨兢夕厲，困弊作頽弊。

蠲改湘江二州徵課詔 九月壬午

國賦恆稅，蓋有恆品，往屬戎難，務先軍實，徵課之宜，或乖昔準。湘江二州，糧運偏積，調役既繁，庶徒彌擾，因循權政，容有未革。民單力弊，歲月愈甚，永言矜歎，情兼宵寐。可遣使到所，明加詳察，其輸違舊令，役非公限者，並即蠲改，具條以聞。宋書後廢帝紀

恤劉勔詔 元徽初

夫義實天經，忠惟人則，篆素流采，金石宣煇，自非識洞情靈，理感生極，豈有捐驅衛主，舍命匡朝者哉。故持節鎮軍將軍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鄱陽縣開國侯勔，思懷亮粹，體業淹明，弘勳樹績，舉

洽華野、綢繆顧託、契闊屯夷、方衡謀猷、翌戴帝道、逆薪扇禍、逼攝京畿、援梓誓旅、奉律行師、身與事滅、名隨操遠、朕用傷悼、震慟於厥心、昔王允秉誠、古壼峻節、均成往德、歸茂先軌、泉途藐永、冤逝無追、思崇徽策、式光恂史、可贈散騎常侍司空、本官餘如故、謚曰忠昭公、宋書劉勔傳

通淹滯詔 二年四月

頃列爵敘勳、銓榮酬義、條流積廣、又各淹闕、歲往事留、理至通壅、在所參差、須遣甄飭、賞未均洽、每疚厥心、可悉依舊準、並下注職、宋書後廢帝紀

禁侈費詔 五月

頃國賦多蠹、公儲罕給、近治戎雖淺、而軍費已多、廩藏虛罄、難用馭遠、宜矯革淫長、務在節儉、其供奉服御、悉就減撤、雕文靡麗、廢而勿修、凡諸游費、一皆禁斷、外可詳為科格、宋書後廢帝紀

敦素約詔 三年閏三月

頃民俗滋弊，國度未殷，歲時屢藉，編戶不給，且邊虞尚警，侮費彌繁。永言夕惕，寢興增歎，思弘豐耗之制，日敦約素之風。庶俗嗇拯民，已康治道。大官珍膳，御府麗服，諸所供擬，一皆減徹，可詳爲其格，務從簡衷。宋書後廢帝紀

別救李安民 元徽初

九江須防，邊備宜重。今有此授，以增郢鄂之勢，無所致辭也。南齊書李安民傳

稱太后令殺豫章王子尚

子尚頑凶極悖，行乖天理，楚玉婬亂縱慝，義絕人經，並可於第賜盡。宋書豫章王子尚傳 楚玉，山陰公主也

順帝

帝諱準，字仲謀，文選褚淵碑注引宋書作仲謨 小字智觀，明帝第三子，封安成

王歷揚州刺史都督揚南豫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元徽五年七月後廢帝遇弒奉迎即位改元昇明在位三年禪于齊踰月薨年十三謚曰順帝

約損詔 昇明元年

露臺息構義光漢德維裘焚制事隆晉道故以檢奢軌化敦儉馭俗頃甸服未靜師旅連年委蓄屢空勞藏莫偃而丹艧之飾雕耗難訾寶賂之費徵賦靡計今車服儀制實宜約損使徵章有序勿得侈溢可罷省御府二署凡工麗雕鏤傷風毀治一皆禁斷庶永昭憲則弘茲始政 宋書順帝紀

求賢才詔 九月

昔聖王既沒淸風已衰繩晉永淪龍圖長祕故三代之末德刑相擾世淪物競道喪人欲然猶正士比轂奇才接軫朕襲運金樞纂靈瑤極負扆巡政日晏忘疲永言興替望古盈慮姬夏典載猶傳

緗帙、漢魏餘文布在方冊、故元封與茂才之制、地節揚獨行之品、振維務本存乎得人、今可宣下州郡搜揚幽仄、標采鄉邑、隨名薦上、朕將親覽甄其茂異、庶野無遺彥、永激遐芬、宋書順帝紀

授儁楊文度等詔 閏十二月

茂賞有章、實昭國度、矯庸斯炳、載宣史冊、督北秦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度門乘綿龍、世榮邊邑、忠果既亮、才勁兼彰、龍驤將軍楊文弘肅協成規、躬提桴鼓、申稜百頃、席捲蘭皋、功烈之美、並足嘉歎、宜膺爵授、以酬勳勞、文度可使持節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將軍刺史校尉悉如故、文弘將軍略陽太守、宋書氐胡傳

詔諡王敬弘 二年

夫塗祕蘭幽、貞芳載越、徽猷沈遠、懋禮彌昭、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弘、神韻沖簡、識宇標峻、德敷象魏、道譪丘園、高

挹棠冕，凝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沿風，永言累朝，延賞靡輟，在詠而嘉，篆闕文猷，策韜裹，尚想遐芬，興懷寢席，便可詳定輝謚，式旌追典。宋書王敬弘傳

答齊王劭黃回詔 二年四月

黃回擢自凡豎，夙負瘢釁，貰呂嘉綱，收其搏噬，雖勤劾累著，而屠懷千紀，新亭背叛，投拜寇場，異規既辰，刑律幾殆，幸得張敬兒提戈直奮，元惡受戮，及景素結逆，履霜歲久，乃密通音譯，潛送器杖，氛沴克霽，役謀方甄，每存容掩，冀能悛革，故寢茅升爵，均榮勳寵，凶誠有本，險慝滋深，構誘敬兒，志相攻陷，悖圖未遂，很戾彌甚，近軍次郢鎮，劫逼府主，兼挾私計，多所徵索，主局咨疑，便加棰楚，專肆暴慢，罔顧彝則，府收西蕃，微賚惟厚，曾不知感，猶懷忿怨，李安民遞任河濟，星晉未周，貪悖強要，苦斫固奪，黠謁弗已，叨侈無度，遂請求御輿，僭擬私飾，又招聚賊黨，初不啟聞，傷風盜化，莫此之

甚宜明糾裁。肅正刑書。便收付廷尉。依法窮治。宋書黃回傳齊王上黃回終爲禍亂

上表
詔答

詔答王僧虔

僧虔表如此。夫鐘鼓既陳。雅頌斯辨。所以感人祇。化動翔泳。頃自金籥弛韻。羽佾未凝。正俗移風。良在茲日。昔阮咸清識。王度昭奇。樂緒增修。異世同功矣。便可付外遵詳。宋書樂志一昇明二年尚書令王僧虔上表并論三調哥詔答

孝懿蕭后

后諱文壽。蘭陵蘭陵人。武帝繼母。義熙中。拜豫章公太夫人。進宋王太妃。武帝受禪。尊爲太后。少帝即位。尊爲太皇太后。景平元年崩。年八十一。

遺令

孝皇背世五十餘年。古不祔葬。且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塋

域之內，別爲一境，孝皇陵墳本用素門之禮，與王者制度奢儉不同，婦人禮有所從，可一遵往式。宋書孝懿蕭皇后傳

武張夫人

夫人少帝母。武帝受禪，拜爲夫人。少帝即位，尊爲皇太后，及徐羨之等行廢立，隨還吳。元嘉元年，拜滎陽王太妃。

廢少帝爲滎陽王令

王室不造，天禍未悔，先帝創業弗永，棄世登遐，義符長嗣，屬當天位，不謂窮凶極悖，一至於此，大行在殯，宇內哀惶，幸災肆於悖詞，喜容表於在戚，至乃徵召樂府，鳩集伶官，優倡管弦，靡不備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採擇媵御，産子就宮，靦然無怍，醜聲四達，及懿后崩背，重加天罰，親與左右執紼歌呼，推排梓宮，抃掌笑謔，殿省備聞，加復日夜媟狎，羣小慢戲，興造千計，費用萬端，帑藏空虛，人力殫盡，刑罰苛虐，幽囚日增，居帝王之位，好阜隸之役，處萬乘之

尊悅厮養之事，親執鞭撲，毆擊無辜，以爲笑樂，穿池築觀，朝成暮毀，徵發工匠，疲極兆民，遠近歎嗟，人神怨怒，社稷將墜，豈可復嗣守洪業，君臨萬邦。今廢爲滎陽王，一依漢昌邑、晉海西故事。奉迎鎮西將軍宜都王義隆入纂皇統。宋書少帝紀景平二年五月徐羨之等稱皇太后令廢帝爲滎陽王

孝武文穆王后

后諱憲嫄，琅邪臨沂人。元嘉中，拜武陵王妃，生廢帝。孝武即位，立爲皇后。廢帝即位，尊爲皇太后。

暴前廢帝罪令

司徒領護軍八座：子業雖曰嫡長，少禀凶毒，不仁不孝，著自髫齔。孝武棄世，屬當辰歷，自梓宮在殯，喜容醜然，天罰重離，歡恣滋甚。逼以內外維持，忍虐未露，而凶慘難抑，一旦肆禍，遂縱戮上宰，殄害輔臣，子鸞兄弟，先帝鍾愛，含怨既往，枉加屠酷，昶茂親作扞，橫

栢徵討、新蔡公主、逼離夫族、幽置深宮、詭云薨殞、殯事甫爾、喪禮頓釋、昏酣長夜、庶事傾遺、朝賢舊勳、棄若遺土、管絃不輟、珍羞備膳、詈辱祖考、以為戲謔、行遊莫止、淫縱無度、肆宴園陵、規圖發掘、誅翦無辜、籍略婦女、建樹僞豎、莫知誰息、拜嬪立后、慶過恆典、宗室密戚、遇若婢僕、鞭捶陵曳、無復尊卑、南平一門、特鍾其酷、反天滅理、顯暴萬端、苛罰酷令、終無紀極、夏桀殷辛、未足以譬、闔朝業業、人不自保、百姓遑遑、手足靡厝、行穢禽獸、罪盈三千、高祖之業將泯、七廟之享幾絕、吾老疾沈篤、每規禍鴆、憂煎漏刻、氣命無幾、開闢以降、所未嘗聞、遠近思奮、十室而九、衛將軍湘東王、體自太祖、天縱英聖、文皇鍾愛、寵冠列藩、吾早識神睿、特兼常禮、潛運宏規、義士投袂、獨夫既殞、懸首白旗、社稷再興、宗祏永固、人鬼屬心、大命允集、且勳德高邈、大業攸歸、宜遵漢晉、纂承皇極、主者詳舊典、以時奉行、未亡人餘年不幸、嬰此百艱、永尋情事、雖存若殞、當

復奈何當復奈何。宋書前廢帝紀

明恭皇后

后諱貞風，琅邪臨沂人，元嘉二十五年，拜琅邪王妃，尋改拜湘東王妃，明帝即位，立爲皇后，後廢帝即位，尊爲皇太后，齊受禪，拜汝陰王太妃，建元元年薨，追謚曰恭皇后。

問沈攸之令

久勞於外，宜還京輦，然任寄之重，換代殊爲未易，還止之宜，一以相委。宋書沈攸之傳，元徽二年桑公稱皇太后令遣中使問攸之

斥後廢帝令

衛將軍領軍中書監八座：昱昏冢嫡，嗣登皇統，庶其體識日弘，社稷有寄，豈意窮凶極悖，自幼而長，善無細而不違，惡有大而必蹈，前後訓誘，常加隱蔽，險戾難移，日月滋甚，棄冠毀冕，長襲戎衣，犬馬是狎，鷹隼是愛，阜歷軒殿之中，韝紲宸扆之側，至乃單騎遠郊，

獨宿深野，手揮矛鋋，躬行刳斮，自刃爲弄器，斬害爲恒務，捨交戟之衛，委天畢之儀，趨步闤闠，酣謌壚肆，宵遊忘返，宴寢營舍，奪人子女，掠人財物，方策所不書，振古所未聞，沈勃儒士，孫超功臣，劉幼文兄弟，並豫勳效，四人無罪，一朝同戮，飛鏃鼓劍，孩稚無遺，屠裂肝腸，以爲戲謔，投骸江流，以爲懽笑，又淫費無度，帑藏空竭，橫賦關河，專充別蓄，黔庶嗷嗷，厝生無所，吾與其所生每厲以義方，遂謀鴆毒，將騁凶忿，沈憂假日，慮不終朝，自昔辛癸，爰及幽厲，方之於此，未譬萬分，民怨既深，神怒已積，七廟阽危，四海褫氣，廢昏立明，前代令範，況迺滅義反道，天人所棄，釁深牧野，理絕桐宮，故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幽顯協規，普天同泰，驃騎大將軍安成王體自太宗，天挺淹叡，風神凝遠，德映在田，地隆親茂，皇厤攸歸，億兆係心，含生屬望，宜光奉祖宗，臨享萬國，便依舊典，以時奉行，未亡人追往傷懷，永言感絕。宋書後廢帝紀

葬後廢帝令

昱窮凶極暴，自取灰滅，雖曰罪招，能無傷悼。棄同品庶，顧所不忍，可特追封蒼梧郡王，葬丹陽秣陵縣郊壇西。宋書後廢帝紀

昭容謝氏

謝氏，孝武末拜昭容，泰始初居景寧園。

請還子嗣本屬表

故東平沖王休倩託茲璿極，岐嶷夙表，降年弗永，遺胤莫傳。孝武皇帝敕妾子臣子嗣出繼為後，既承國祀，方泰烝薦，庶覃遐慶，式延於遠。而妾頹訓養，非恩，撫導乖理，情隔引進，義違負螟。昔世祖平日，說申慈愛，崩背未幾，宣性便發，猶逼畏崇憲，少欲藏掩。自茲已後，專縱嚴酷，實顯布宗戚，宮灼宮闈，用傷人倫，愛惻行路。妾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願乾渥廣臨，曲垂照賜，復改命還依本屬，則妾母子雖間之辰，猶生之年。宋書東平王子嗣傳：子嗣繼東平沖王休倩，休倩母顏性理嚴酷，泰始二

年子嗣所生母景謚
圓昭容詔上表許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十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長沙王義欣

義欣長沙王道憐長子永初三年嗣封歷中領軍征虜將軍青州刺史魏郡太守戍石頭文帝卽位進號後將軍加散騎常侍出爲南兗州刺史遷使持節監豫司雍幷四州諸軍豫州刺史鎭壽陽進號鎭軍將軍元嘉十六年薨追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王

陳江淮事宜

江淮左右土瘠民疏頃年以來薦饑相襲百城彫弊於今爲甚綏牧之宜必俟良吏勞人武夫不經政術統內官長多非才授東南殷實猶或簡能況貧接荒垂而可斬窳頓闕顧敕選部必使任得其人庶得不勞而治宋書長沙王道憐傳

上言申季歷治績

所統威遠將軍北譙梁二郡太守關中侯申季歷自奉職邦畿於茲五年信惠並宣威化兼著外清姦暴內輯民黎役賦均平閭井齊肅綏穆初附招攜荒遠郊境之外仰澤懷風爵賞之授積能是顯宜升階秩以崇獎勸宋書王歆之傳元嘉九年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上言

檄司兗二州

夫王者之兵以義德相濟非徒疆理土地恢廣經略將以大庇蒼生保全黎庶是以蒙踐霜雪跋歷險難匡國濟民肅清四表昔我高祖武皇帝誕膺明命受造區夏內夷梟逆外盪寇亂靈武紛紜雷動風舉響軼龍堆聲浮雲朔陵天振地拔山蕩海於是華域肅清謳歌允集王綱帝典煥哉惟文太和烟熅流澤洋溢中葉諒闇委政冢宰黠虜乘釁侵侮上國遂令司兗長民復陷非所周鄭遺黎重隔王化聖皇踐祚重光開朗明哲柔遠以隆中興遐夷慕義

案宋書道作貴

雲騰波涌方將蹈德履仁被藝襲文增修業統作規於後勤施治
於三方惠和雜於北狄夫養魚者除其猵獺育禽者去其豺狼故
智士研其慮勇夫厲其節嘉謀動蒼天精氣貫辰緯幕府忝任稟
承廟算翦爪明衣誓不顧命提吳楚之勁卒總八州之銳士征旗
絳天素甲奪日虎步中原龍超河渚興雲散雨慰大旱之思弔民
伐罪積後已之情師以順動何征而不克況乎遵養晦昧竣復境
土而已哉昔淮泗初開狡徒縱逸王旅人關犛竪飆扇襄邑之戰
素旗授首半城之役伏尸蔽野支解體分羽翼摧挫加以構難西
虜結怨黃龍控弦熸滅首尾遁畏蜂屯蟻聚假息旦夕豈復能超
蹈長河以當堂堂之陳哉夫順從遄速歸德惡晚賞襃先附威加
後服是以秦趙鷹旅披榛委誠施紱乘軒剖符州郡慕容姚泓恃
強作禍提挈萬里卒嬰鈇鉞皆月前之誠驗往世之所知也聖上
明發愛恤以道懷二州士民若能審決安危翻然革面率其支黨

歸投軍門者、當表言天臺、隨才敘用、如其迷心不悛、戮首巢穴、長圍既周、臨衝四至、雖欲壺漿厥篚、其可得乎、幸加三思、詳擇利害、宋書索虜傳元嘉七年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總統羣帥徐兗司三州

臨川王義慶

義慶、長沙王道憐次子、為臨川武烈王道規後、永初元年、襲封徵為侍中、元嘉初、轉散騎常侍祕書監、徙度支尚書、遷丹陽尹、尋加尚書左僕射、解職、加中書令、進前將軍、出為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改授衛將軍江州刺史、又改南兗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薨贈侍中司空、謚曰康王、有世說八卷、集八卷

箜篌賦

篌率化而始造、豈孚奇而後珍、名啟端於雅引、器荷初學記作尚重於吳君、等齊歡而無譬、似奏箏而非箏、藝文類聚四十四初學記十六

鶴賦

其狀也紺絡𦦨而成飾，楨點首以表儀，羽凝素而翡映，尾舒玄而參差，趾象斗以振步，形窮風以擅奇。藝文類聚九十

山雞賦

形鳳婉而鵠跱，羽袞蔚而緗暉，臨淥湍而映藻，傷青崖而姸飛。不隱耀而貽患，條見屈於虞機。藝文類聚九十一

薦庾寔等表

詔書疇咨羣司，延及連牧，旌賢仄陋，拔善幽遐。伏惟陛下惠哲光宣，經緯明遠，皇階藻曜，風猷日昇，而猶詢衢室之令典，遵明臺之叡訓，降淵慮於管庫，紆聖思乎版築，故以道邈往載，德高前王。臣敢竭虛闇，祗承明旨。伏見前臨沮令新野庾寔，秉真履約，愛敬淳深。昔在母憂，毀瘠過禮；今雖父疾，泣血有聞。行成閨庭，孝著鄉黨，足以孜化率民，齊教軌俗。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恬和平簡，貞潔純素，潛居研志，耽情墳籍，亦足鎮息頹競，獎勵浮動。處士南郡師

發授才學明敏操介清脩業均井渫志固冰霜臣往年辟爲州祭酒未行其志若朝命遠暨玉帛遐臻異人間出何遠之有宋書臨川王道規傳

啟事

恩旨賜臣犀鏤竹節如意日所未覩御覽七百三

黃初妻趙罪議

案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雖遇而勿關不反兵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含戚枕戈義許必報至於親戚爲戮骨肉相殘故道乖常憲記無定準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臣謂此孫忍愧銜悲不違子義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宋書臨川王道規傳

江夏王義恭

義恭武帝子景平末爲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鎮歷陽元嘉元年封江夏王進撫軍將軍尋授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遷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鎮廣陵進司空徵爲侍中司徒錄尚書領太子太傅進太尉領司徒尋領國子祭酒以虜寇出鎮彭城降號驃騎將軍尋領南兗州刺史移鎮盱眙又改授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元凶弑立進太保領大宗師孝武卽位授侍中太尉錄尚書南徐徐二州刺史假黃鉞進太傅鎮京口徵爲揚州刺史進位太宰領司徒大明中加領中書監尋尚書令前廢帝卽位除太尉錄尚書事永光元年以謀廢立遇害明帝卽位追崇丞相諡曰文獻王有集十五卷

感春賦

聽時禽之哢音信關關以嚶嚶悲陽鴻之赴翔憐春鷰之入楹天

晻曖而流雲、日陰翳而淪精、風淑穆而吹繭、雨濛濛而洗莖、草承澤而擢秀、花興氣而飛馥、初學記三

華林清暑殿賦

構鑠暑之清言、傍測景之西岑、列喬梧以蔽日、樹長楊以結陰、醴泉湧於椒室、迅波經於蘭庭、蕙芳芝以爭馥、合百草以競馨、飾丹墀以和璧、加疏櫺以連城、至於朱明在運、懺夕闌晨、寒堂涼結、清觀風櫟、覽茲宇之靈緯、啟聖情以寤寐、豈亶曲之妄擬、焉甘泉之足陳、藝文類聚六十二

桐樹賦

伊梧桐之靈林、蔚蕤蕤而擢秀、玄根通徹於幽泉、密葉垂藹而陷茂、挺修幹、蔭朝陽、招飛鸞、鳴鳳皇、甘露灑液於其莖、清風流薄乎其枝、丹霞赫奕於其上、白水浸潤乎其陂、初學記二十八

白馬賦

惟皇有造，冃羅有秘，雕氣摛精，底變胥粹，八埏稽首，吕貢庭，九崇斂衽而納欵，眾車垂德，吕服箱，龍馬宅仁而受轡，是吕周稱踰輪，漢則天駟，禮自乾維，銜生坎位，伊循白之為俊，超絕世而稱駿，御其為狀也，竦身輕足，高顙露精，氣猛聲烈，步遠趾明，著獻西宛，表德東京，價傾南夏，觀踰都城，飾金鞍之倏爍，揚玉鑾之瓏玲，發鳴鏑於懸月，驅永埒於脩坰，施四介吕作好，耀二矛之重英，舉舊閑而未儔，攷前迅而較名。初學記二十九

舉才表

臣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騅驪驂服，則致遠斯效，陛下順簡䇿化，文明在躬，玉衡既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垂情仄陋，幽谷空同，顯著揚歷，是吕潛虬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弭翼，應來儀之感，竊見南陽宗炳，操履閑遠，思業貞純，砥節丘園，息賓盛世，貧約而苦，內無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吕蒲帛之聘，感吕大倫之

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官，宣贊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軍事臣王天寶，並局力允濟，忠諒款誠。往年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寍民，積齊危棘，前者經略伊漣，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振營丘，勳勇既昭，心事兼竭，雖蒙褒敘，未盡才宜，並可授以邊藩，展其志力。交阯遼邈，累喪藩將，政刑每闕，撫莅惟艱，南中負遠，風遐迴隔，蠻獠狡竊，邊氓荼炭，實須練實以綏其難。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寍州刺史，庶足威懷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戊之賢，功存薦士；邈武之明，事彰管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俯酬採訪，退懼聲言，無足甄奬。宋書江夏王義恭傳元嘉元年

上世祖勸進表

臣聞治亂無兆，倚伏相因，乾靈降禍，二凶極逆，深酷巨痛，終古未有。陛下忠孝自天，赫然電發，投袂泣血，四海順軌，是日諸侯雲遊

數均八百、義奮之旅、其會如林、神祚明德、有所底止、而沖居或躡、末登天祚、非所以嚴重宗祏、紹延七百、昔張武抗辭、代王順請、朕沖陳款、光武正位、況今罪逆無親、惡盈釁滿、阻兵安忍、戮善崇姦、履地戴天、畢命俄頃、宜早定尊號、以固社稷、景平之季、實惟樂推、王室之亂、天命有在、故抱拜兆於壓璧、赤龍表於符徵、伏惟大明無私、遠存家國、七廟之靈、近哀黔首塗炭之切、時陟帝祚、永慰羣心、臣負釁嬰罰、偷生人壤、幸及寬政、待罪有司、敢以漏刻視息、披露肝膽、宋書江夏王義恭傳

省錄尚書表

臣聞天地設位、三極同序、皇王化則、九官咸事、時亮之績、昭於虞典、論道之風、宣於周載、台輔之設、坐調陰陽、元凱之置、起釐百揆、所以欒鍼失言、侵官是誡、陳平抗辭、匪職罔荅、漢承秦後、庶僚稱改、爵因時變、任與世移、總錄之制、本非舊體、列代相沿、茲仍未革、

今皇家中造事迹前文宜憲章先代證文古則停省條錄已依昔典使物競思存人懷勸意則名實靡愆庸節必紀臣謬典國亟虛荷崇位與稽宜知敢不輸盡 宋書江夏王義恭傳孝建元年

諫親征竟陵王誕表

誕素無才略畜養又寡自拒王命士庶離散城內乏糧器械不足徒以苟免兵倉頭三四百人造次相附恩怨夙結臣始短慮謂一旬可殄而假息流遜七十餘日上將受律羣藩岳峙銳卒精旅動已萬計大威所震未有成功臣雖凡怯猶懷憤踊陛下久翦封豕出討長蛇兵不血刃再興七百而蕞爾小醜遂延晷漏致皇赫斯怒將動乘輿此實臣下素食駑鈍之責行留百司莫不仰慚俯愧今盛暑被甲日費千金天威一麾孰不幸甚臣伏尋晉文王征淮南淹師出二百日方能制寇今誕糇糧垂竭背逆者多慶之等轉悟遲重之非漸見乘機之利且成旨頻降必應旦夕夷殄恐又已廣

陵密近人信易達雖遠江水紛示不難江觀理者寡闇惑者衆忽見雲旗移次京師既當祗怵四方之志必有未達臣愚伏重思計今盛不當計小愧省生命以安遐邇之情又以長江險闊風波難期王者倘不乘危況乃汎不測之水昔魏文濟江遂有遺州之名今雖先天不違動于休慶龍舟所幸理必利涉然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誠款款冒啟赤心追州悚汗不自宜盡　宋書竟陵王誕傳

條制諸王府鎮表

古先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亦傾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上乖顯授之恩下亡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而歷代蕃王甚乎匹庶豈異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於深宮不覩稼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蕪富貴驕矜自往而至聚毛折軸遂乃危亂漢之諸王並置傅相猶不得禁逆七國連謀晉由離盛晉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禍尾大不掉終古同疾不有更

張則其源莫救日者庶人侍親殆傾王業去歲西寇猜竊幾敗皇基不圖襄楚復生今釁亘以地勝兵叛擬成凶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兆陛下大明紹祚垂法萬葉臣年衰意寒無所知解忝皇族者長慚愧內深思表管見裨崇萬一竊謂諸王貴重不應居邊至於華州優地時可暫出既以有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屬若宜鎮御別差扞城大將若情樂沖虛不宜逼以戎事若捨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充話言遊梁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室累不煩自隨百僚修詣宜遵晉令悉須宣令齊到備列賓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干候貴王器甲於私為用蓋寡自金銀裝刀劍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防之有素庶善者無懼惡者止姦宋書江夏王義恭傳義恭常慮為世祖所嫌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上表

請封禪表

惟皇天崇構大夏、始行册禮、迄於有晉、雖非備前緒、而跡淪言廢、

殘記於竹素者焉、可畢昔紹乾維、建徽號、流風聲、被絲管、自無懷

已來、可傳而不可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道滅、詳淺流而德

宣鍾律之先、曠世綿紀、難得而删、巨宗若明者、尚有遺炳、故易稱

先天弗違、後天奉時、暨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

風化大洽、光熙於後、炎漢二帝、亦踵其則、因百姓之心、聽輿人之

頌、龍駕帝服、鏤玉梁甫、昌言明稱、告成上靈、況大宋表祥唐虞、受

終素德、山龍啟符、金玉顯瑞、與采騰於軫墟、紫煙藹於邦甸、錫冕

兆九五之徵、文豹赴天曆之會、誠二祖之幽慶、聖后之冥休、道冠

軒堯、惠深亭毒、而獨執沖約、未言封禪之事、四海竊已惡焉、臣聞

惟皇配極、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照臨黔首、協和窮吴、膺茲多

福、高祖武皇帝、明並日月、光振八區、拯已溺之晉、濟横流之世、撥

亂盛民、應天受命、鴻徽洽於海表、威稜震乎沙外、太祖文皇帝體

聖履仁、迹業興禮、正樂頌、作象歷、明達通於神祇、玄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叡武英挺、遭運屯否、三才湮滅、迺龍飛五洲、鳳翔九江、身先八百之期、斷出入鬼之表、慶煙應高牙之建、風耀符發迹之辰、親翦凶逆、躬清昏壒、天地革始、夫婦更造、豈與彼承業繼緒、拓復禹迹、車一其軌、書同異文者、同年而議哉、今龍麟已至、鳳皇已儀、比李已實、靈茅已茂、雕氣降雰於宮櫥、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積穗於殿甍、連理合幹於園籞、皆耀質離宮、植根蘭圃、至夫霜臯玄文、表翩植羽、泉河山嶽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幾憬塗之謁、抗曠絕祖之奏、彪炳雜沓、粤不可勝言、太平之應、茲焉富矣、宜其從天人之誠、遵先王之則、備萬乘、整法駕、脩封泰山、瘞玉岱趾、延喬松於東序、詔韓岐於西廂、麾天閽、使啟闢、謁紫宮、朝太一、奏鈞天詠雲門、贊揚幽奧、超帶前古、豈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具茲典度、

宋書禮志三大明元年十一月太宰江夏王義恭又略見初學記十三

劾蔡興宗表

臣聞愼節言語大易有規銓序九流無取裁斷若乃結黨連羣譏訴互起街談巷議罔顧聽聞乃撤貫憲制所宜禁絕之臣蔡侍中祕書監臣彧自表父疾必求侍養聖旨矜體特順所陳改授臣府元僚兼帶軍郡雖臣駑劣府任非輕準之前人不爲屈後京郡本㠯爲祿不計戶之少多遇缺便用無關高下撫軍長史莊潛府累朝每陳危苦內職外守稱未堪依唯王球昔比賜㠯優養恩慈之厚不近於薄前新除吳郡太守興宗前居選曹多不平允鴻混含宥恕其不閑改任大郡寵均阿輔仍苦請益州雅違成命伏尋揚州刺史子尙吳興太守休若並國之茂戚魯衛攸在猶牧守東山竭誠撫莅而辭擇適情起自庶族進佐北藩尤無欣荷御史中丞永昔歲餘愆從恩今授光祿勳臣淹雖曰代臣累經降黜後放未申㠯何取進司徒左長史孔覬前除右衛尋徙今職回換之宜不

爲乃少竊外說謂彧等咸爲失分又聞興宗躬自怨懟與尚書右僕射師伯疏辭旨甚苦臣雖不見所聞不虛臣已凡才不應機務謬自幸會受任三朝進無古人舉賢之美退無在下獻替之績致茲紛紜伏增慚悚然此源不塞此風弗變將虧正道塵穢盛猷伏願聖聽賜垂覽察宋書蔡興宗傳

請赦義康妻息表

臣聞忝祖遠之猶或慮親降霍省序義重令國故嚴道疾終嗣啟方宋皇陵徙扉身還晚恩竊惟故庶人劉義康昔昧奸回自貽非命沈魂漏籍垂誠來典運革三朝歲盈三紀天地改朔日月再升陶形賦氣咸蒙更始義康妻息漂沒早違盛化眾女孤弱永淪黔首卽情原釁本非己招感事哀嘆俯增傷咽敢緣陛下聖化融泰春澤覃被慈育羣生仁被泉壤實希沈宥還齒帝宗則施及殊荄榮施污壤臣特濫國私冒昌誠表塵觸靈威伏紙悲悸宋書彭城王義康傳

前廢帝永光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表

奏徙彭城王義康

投畀之言義著雅篇流殛之敎事在書典庶人義康負釁深重罪不容戮聖仁不忍屢加遲回宥其大辟賜遷近甸斯乃至愛發天超邈終古曾不遇愆甘引而讒言同衆假悖微幸每形辭色內宣家人外動民聽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胡誕世假稱名號構成凶逆杜漸除微古今所務況禍機驟發庸可忽乎臣等參議宜徙廣州遠郡投之邊裔庶有防絕宋書彭城王義康傳元嘉二十四年太尉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

奏請嚴章服

臣聞佾懸有數等級異儀佩紛有制卑高殊序斯蓋上哲之洪謨範世之明訓而時至彌流物無不奬僭侈由俗軌度非古晉代東徙舊法淪落侯牧典章稍與事廢名實一差難以卒變章服崇濫多歷年所今樞機更造皇風載新耗弊未充百用思約宜備品式

之律、以定損厯之條、臣等地居枝昵、位參台輔、遵正之首、請以爵先、致取之端、宜從戚始、輒因暇日、共參愚懷、應加省易、謹陳九事、雖擢匪衷、庶竭微款、伏願陛下聽覽之餘、薄垂昭納、則上下相安、表裏和穆矣、宋書江夏王義恭傳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詔付外詳

奏斬臧質事

臧質底棄下才、而藉遇深重、竊愚悖常、構扇凶逆、變至滔天、志圖泯夏、逮恩叛德、辠過恆科、梟首之憲、有國通典、懲戾思永、去惡宜深、臣等參議、須辛日限竟、使依漢王莽事例、漆其頭首、藏於武庫、庶爲鑑戒、昭示將來、宋書臧質傳斬質首傳京師江夏王義恭安侯劉宏等奏詔可

章太后毀廟議

經籍殘僞、訓傳異門、諒言之者罔一、故求之者尟究、是以六宗之辯、舛於兼儒、迭毀之論、亂於羣學、章皇太后誕神啟聖、禮備中興、慶流祚胤、德光義遠、宜長代崇芬、奕葉垂則、豈得降侔通倫、反遊

常典夫議者成疑實傍紀傳知一爽二其窮皆旨案禮記不代祭爰及慈母置辭令有所施穀梁於孫止別主立祭則親執虔祀事異前志將由大君之宜其職彌重人極之貴其數特中且漢代鴻風遂登配祔晉氏明規成晉薦祀遠攷史策近因闇見未應毀之於義爲長所據公羊祇足堅秉安可已貲等帝王祭從士庶緣情訪制顯越滋甚謂應同七廟六代乃毀宋書禮志四孝建元年有司奏章皇太后廟毀置之禮義恭曰爲云云詔可

鑄四銖錢議

伏見沈慶之議聽民私鑄樂鑄之室皆入署居平其準式去其雜僞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甚久又多是人士蓋不願入署凡盜鑄爲利利在僞雜僞雜既禁樂入必寡云斂取輪郭藏爲永寶愚謂上之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斂輪郭輪郭之價百倍大小對易誰肎爲之彊制使換則狀似逼奪又去春所禁新品一時

施用。愚謂此條在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萬稅三千。又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愚謂禁制之設。非惟一旦。昧利犯憲。羣庶常情。不患制輕。患在冒犯。今入署必萬輸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盡事息。姦僞自禁。愚謂赤縣內銅。非可卒盡。比及銅盡。姦僞已積。又云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然頃所患。患於形式不均。加以翦鑿。（闕二字）鉛錫衆叔訴耳。越若止於盜鑄銅者。亦無須苦禁。（宋書顏竣傳　孝建三年）

墾起湖田議

夫訓農修本。有國所同。土著之民。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閑從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耕起空荒。無救災歉。又緣湖居民。魚鴨爲業。及有居肆。理無樂徙。（宋書孔靖傳）

全宋文卷十一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籌備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江夏王義恭 二

荅詔慰雷次宗 元嘉二十五年

雷次宗不救所疾、甚可痛念、其幽棲窮藪、自賓聖朝、克己復禮、始終若一、伏惟天慈弘被、亦乖矜慰、宋書雷次宗傳

荅誡勑

臣雖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恥、宋書江夏王義恭傳、初虜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誡勑、義恭荅、又見南史十三

荅詔問何尙之致仕事 元嘉二十九年

尙之清忠貞固、歷事唯允、雖年在懸車、而體尙充壯、未相申許、下情所同、宋書何尙之傳

爲沈邵啟

盱眙太守劉顯眞求自解說初任莅任有政績彰於民聽若重授盱眙足爲良二千石宋書自序

謝賜金梁鞍啟

賜臣供御金梁橋鞍制作精巧宜副龍駟聖慈下逮猥垂光錫初學記二十二御覽三百五十八

謝敕賜華林園櫻桃啟

手敕猥賜華林櫻桃爲樹則多陰爲果則先熟故種之於聽事之前有蟬鳴焉顧命黏取以示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

謝敕賚華林園柿啟

敕旨垂賚華林園柿出自神苑滋味殊絕藝文類聚八十六御覽九百七十一

謝賜交州檳榔啟

奉賜交州所獻檳榔味殊常品遂遠藥醫御覽九百七十一

啟事

恩旨賜臣犀鏤竹節如意目所未覩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

垂賜金鏤虎魄柒爽蟬七寶樹裝綺裹副之七寶枝裝玉眼明璞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御覽七百四

聖恩優重猥賜華纓玉笏珍冠飾首琛板耀握非臣朽薄所宜服受初學記二十六御覽六百四十五又六百九十二

詔旨召赦日所御紋敘錦布袍放生古貝袍垂重賜御覽六百九十三

恩旨召犀鏤金錯酒杯盤垂賜御覽七百五十八

聖恩賜金銀針七色縷丹格一犀楨刷匣副綠布兆珍服寶玩已協嘉辰御覽八百三十

賜臣金獸袍珍製巧飾

洪恩覃被賜臣息伯禽櫃屋二間御覽一百八十一

與米脩之書

義宣反道叛恩自陷極逆大義滅親古今同准無將之誅猶或囚

殺、況醜文悖志、宣灼遐邇、鋒指絳闕、兵纔近郊、覬逼憂深、臣主旰食、賴胡略震明、祖宗靈慶、罪人斯得、七廟弗隳、司刑定罰、典辟攸在、而皇慈逮下、愍其愚迷、抑法申情、屢奏不省、人神悚遑、省心震惕、義宣自絕於天、理無容受、社稷之虞、臣子責深、便宜專行大戮、已新國難、但加誅斧鉞、有傷聖仁、示以弘恩、使自為所、上全天德、下一洪恣、臨書悲慨、不復多云、（宋書南郡王義宣傳、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八座與荊州刺史朱脩之書、書未達、脩之至江陵、已於獄盡焉）

與王玄謨書　元嘉二十八年

聞因敗為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也、（宋書王玄謨傳、義恭以為碻磝不可守、召玄謨還、為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義恭與書、又見南史十六）

與南郡王義宣書

頃聞之道路云、二藩背叛、致之有由、謂不然之言、絕於智者之耳、忽見來表、將興晉陽之甲、驚愕駭惋、未譬所由、若主幼臣強、政移

家業或時皆下縱在上畏逼然後安藩思倫報難世機術閒里主
御世百辟順軌稱兵於吉興之初扶危於既安之日此取濟鍾
爲大弟嬰之昔歲二凶構逆四海同舒弟協宣忠孝卒敕明主元
功盛德既已昭著皇朝欽嘉又亦優渥承相位極人臣江左罕援
一門兩王與世希有表倍推誠彰於見事出納之宜唯意所欲寡
升進益方省後命一旦棄之可謂恩也吾等荷先帝慈育得及人
羣思報厚恩昊天罔極竭力盡誠猶懼無補奈何妄聽邪說輒造
亂難因庸流言據歸德於二叔世無譏讒仍襲蹤於七滯棄淡蒼
之命絕遵齊冏之敗迹往時仲堪假兵靈寳旋害其族孝伯授之
劉牢忠誠逝踵皆喪代之成事當今之殷鑒也臧質少無美行弟
所具悉憑恃末戚並有微勳承乏推遷遂超倫伍藉西楚彊力圖
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晉宗父子世爲國冤太祖方弘
遐略故爽等均雍齒之封令據有五州虎兕出於匣是須爲劉淵

耳。徐遺寶是垣護之婦弟，前因護之歸於吾，苦求北出，不樂遠西，近般桓湖陸，示逆劉雍，其意可見。雍是徐沖異，適有密信，誓倒戈。自虜侵境以來，公私彫弊，安以撫之，庶可寧靜。弟復隨而擾亂，吾恐邊鄙皆爲禾黍。宜遠尋高祖創業艱難，近念家國比者禍亂，時息兵戈，共安社稷，責躬謝過，誅除險佞，追保前勲，傳美竹帛。昔梁孝悔罪，景帝並恩；阜質改過，肅宗降澤。忠焉之誨，聊希往言，禍福之機，明者是察。主上神武英斷，聲策如林，忠臣發憤，虎士投袂，雄騎布野，舳艫蔽川。吾以不才，忝權節鉞，總督羣帥，首戒戎先，指晨電舉，式清南服。所以積行緩期，冀弟不遠而悟，如其遂溺姦說者，天實爲之。臨書慨懣，不識次第。（宋書南譙王義宣傳）

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宋書臧質傳）

詐逆元凶劭策

賊劭小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

空弱、棄軍乘虛、容能為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

期、坐而觀變、宋書吕元因仍傳義恭慮義兵倉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云云刪節其義

丹徒宮集敘

昭化景俗、玄敘凝神、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

嘉禾甘露頌 并上表

臣聞居高聽卑、上帝之功、天且弗違、聖王之德、故能影響二儀、甄陶萬有、鑒觀今古、採驗圖緯、未有道關化斷、而禎物著明者也、自皇運受終、辰曜交和、是后卉木表靈、山淵效貢、伏惟陛下體乾統極、休符襲逮、若乃鳳儀西郊、龍見東邑、海貢獻改網之羽、河祇開俟清之源、三代象德、不能過也、有幽必闡、無遠弗屆、重譯歲至、休瑞月臻、前者躬藉南畝、嘉穀仍植、神明之應、任斯尤盛、四海既穆、五民樂業、思遜汾陽、經始巖阿、瑞陵甫樹、嘉露頻沭、板築初就、祥穟加積、太平之符、於是乎在、臣已叨立承乏之槐鉉、沐浴芳津、預覩

冥慶、不勝抃儛之情、謹上嘉禾甘露頌一篇、不足稱揚美烈、追用悚汗、其頌曰、

二象攸分、三靈樂主、齊應合從、在今猶古、天道誰親、唯仁斯輔、皇功帝績、理冠區宗、四民均極、我后體茲、惟機惟神、敬昭文思、九族既睦、萬邦允釐、德合位敘、道致雍熙、於穆不已、顯允東儲、生知夙敘、嶽茂淵虛、因心則哲、令問弘敷、纖微下武、儷景辰居、軒制合宮、漢興未央、列伊聖朝、九有已康、率由舊典、思燭前王、乃造陵霄、遂作景陽、有藹景陽、天淵之汜、清暑爽立、雲堂時起、植類斯育、動類斯止、極望江波、遍對岳畤、化德惟遠、休瑞惟懋、誕降嘉種、呈祥初構、甘露春凝、醴液秋秀、於今惟烈、嗣歲仍富、昔在放勳、厤莢數朝、降及重華、倚扇清庖、蓍發皋擬、比物競昭、倫彼典策、被此風謠、資臣六蔽、任兼兩司、既愧仲袞、又慚鄭繼、豈忘衡泌、樂道明時、敢述休祉、愧以合辭、宋書符瑞志下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嘉禾旅生華林園及景陽山園丞梅道念以聞太尉江夏王義

卷上表

華林四瑞桐樹甘露讚

遠延鳳翮，遙集鸞步。惠潤何廣，霑我葩庶。初學記二十八

衡陽王義季

義季，小字師護，武帝子。元嘉元年，封衡陽王，歷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尋代臨川王義慶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號征西大將軍，領南蠻校尉，徙都督南兗徐青冀幽六州諸軍、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進督豫州之梁郡，遷徐州刺史。二十四年薨，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王。有集十卷。

傷劉道產啟

故輔國將軍劉道產患背癰疾，遂不救。道產自鎮漢南，境接凶寇

政績既著、咸懷報舉、年時猶可、方宣其用、奄至殞沒、傷怨特深、伏惟聖懷悼惜兼至、宋書劉遵考傳

與江夏王義恭書

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始可嘉、爲之惻愴、不能已已、宋書宗炳傳

彭城王義康

義康、小字車子、武帝子、永初元年、封彭城王、歷右將軍、南豫州南徐州刺史、文帝即位、進號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荆州刺史、入爲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輔政、尋領揚州刺史、又領太子太傅、進位大將軍、領司徒、元嘉十七年、出爲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鎭豫章、尋免爲庶人、絕屬籍、二十八年賜死、

上表遜位

臣幼荷國靈，夙遇崎籍，陛下推恩睦親，日隆榮祿，愛忘其鄙，寵授遂崇，任總內外，位兼台輔，不能正身率下，以肅庶僚，暱近失所，漸不自覺，致令毀與邇遭，賞罰謬加，由臣才弱任重，以及傾撓，今雖罪人即戮，王猷載昇，殘釁貽垢，實由於臣，俯躬慄慄，若墜谿壑，有何心顏而安斯寵，輒解所職，待罪私第。宋書彭城王義康傳

歲饑平糴議

東土災荒，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敕使糴貨，爲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成就交市，三吳飢人，即以貸給，使强壯轉運，以贍老弱。

南郡王義宣

義宣，武帝子，元嘉元年，封竟陵王，歷左將軍、徐州刺史，遷中書

監、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南譙王、出爲江州刺史、遷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進車騎將軍、荆州刺史、進位司空、改侍中、領南蠻校尉、遷司徒、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未就徵、孝武即位、以爲中書監、丞相、都督揚豫二州刺史、改封南郡王、固辭、改授荆湘二州刺史、孝建元年、舉兵反、改元建平、爲沈慶之等所敗、死江陵獄、

奉表自陳

臣聞博陸毗漢、獲疑宣后、昌國翼燕、見猜惠王、常謂異姓震主、嫌隙易構、葭莩渲戚、昭亮可期、臣雖庸懦、少希忠謹、值巨逆滔天、忘家狥國、雖厤算有歸、微績不樹、竭誠盡思、貫之幽顯、而微挺莫監、積毀日聞、投杼之釁、紛紜溢聽、諒緣奸臣交亂、成是貝錦、夫澆俗之季、少貞節之臣、冰霜競至、彫後彫之木、並寢處凶世、甘榮僞朝、皆纓冕之所棄、投畀之所取、至乃位超昔寵、任參大政、惡直醜勵、

安生邪說疑惑明主誣罔視聽又南從邵倧劣不足紀橫叨天功呂爲己力同獎相扇圖傾宗社滅質去歲忠節動高古賢晉爽協同大義志契金石此等猶毀必欲禍陷昔汲黯倚作劉安寢志孔父既逝華督縱逆臣雖不武猶著艱難復肆譏役規見訪召宗祀之危綴旒非所臣託體皇基連暉日月王室顧墜咎在微躬敢忘抵鼠之忌甘受犯墉之責輒徵召甲卒分命狼藉使忠勁申憤義夫効力戮此凶醜謝徭闕廷則進不負七廟之靈退無愧二朝之遇臨表感愧辭不自宣（宋書南郡王義宣傳）

與張鏡書論儒釋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響之言明審令人寒心然自上古帝皇文武周孔典謨訓誥靡不周備未有述三世顯叙報應若也彼衆聖皆窮理盡性照曉物緣何得忍視陷溺莫肯援拔曾無一言示其津逕且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博碩肥腯上帝是享以此觀之蓋

所難了，想二三子揚摧而陳，使劃然有證，祛其惑焉。弘明集十二　譙王與張新安論孔稚書，又載張新安答譙王書，列於管習繫而後鄭道子前，蓋曰為習之嗣譙王也，其實非也。劉義宣封竟陵王，改封南譙王，又改封南郡王，因辭譙王，即義宣矣。張新安者張鏡也，僧祐未經攷出。

元凶劭

劭字休遠，文帝長子。元嘉六年立為皇太子。三十二年二月弑父即位，改元太初。義軍起，伏誅。

答詰讓

南第昔屬天興求將吏驅使，臣答曰：伍那可得？若能擊賊者，可入隊。當時蓋戲言耳，都不復憶。後天興道上通辭乞位，追存往為者不忍食言，呼視，見其形容粗健，堪充驅使，脫尒使監禮兼隊副。比用人雖取勞舊，亦參用有氣幹者。謹條牒人名上呈。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宋書元凶劭傳，上遣閣人奚承祖詰讓劭，劭答

詐為文帝詔

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率衆入（宋書元凶劭傳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上詔魏書劉義隆傳作劭又詐義恭教云魯秀謀反汝即可守闕將兵入討也）

即位下書

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衂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卜世靈祚永享無窮思與億兆更茲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爲太初元年文武並賜位二等諸科一依丁卯（宋書元凶劭傳後魏書劉義隆傳）

下臧敦等書

臧敦等無因自駭怠使竄逸迷昧過甚良可怪歎質國戚勳臣忠誠篤亮方當顯位贊翼京輦而子弟波迸傷其乃懷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宋書臧質傳）

始興王濬

濬字休明小字虎頭文帝次子元嘉十三年封始興王歷後將

軍、湘州刺史、遷南豫州揚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號中軍將軍、出爲征北將軍、南徐兗二州刺史、徙衞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未行、元凶弒立、已爲侍中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錄尚書事、爲義軍所誅、

與沈璞疏 璞字道真林子少子

卿嘗有速藻、舊宮何其淹邪、想行就耳、宋書自序

重與沈璞敕

卿沈思淹日、向聊相敦、還白斐然、遂兼紙翰、昔曹植有言下筆成章、良謂逸才、瞻藻詠其辭、訊已令況之方知其信、執省躊躇、三復不已、吾遠慚楚元、門盈申白之賓、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容、欣悉交至、諒唯深矣、薄因末牘、已代一面、宋書自序璞嘗作舊宮賦久而未畢濬與璞疏使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潛重敕

上言開漕谷湖 元嘉二十二年

所統吳興郡、衿帶重山、地多汙澤、泉流歸集、疏決遲壅、時雨未過、已至漂沒、或方春輟耕、或開秋沈稼、田家徒苦、防遏無方、彼邦奧區、地沃民阜、一歲稱稔、則穰被京城、時或水潦、則數郡爲災、頃年以來、儉多豐寡、雖賑賚周給、傾耗國儲、公私之弊、方在未已、州民姚嶠比通便宜、以爲二吳晉陵義興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紵溪、開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穿渠浛必無閡滯、自去踐行量度、二十許載、去十一年大水、已詣前刺史臣義康、欲陳此計、即遣主簿盛曇泰隨嶠周行、互生疑難、議遂寢息、既事關大利、宜加研盡、登遣議曹從事史虞長孫、與吳興太守孔山士同共履行、准望地勢、格評高下、其川源由歷、莫不踐校、圖畫形便、詳加筭攷、如所較量、決謂可立、尋四郡同患、非獨吳興、若此浛獲通、列邦蒙益、不有暫勞、無由永晏、然興創事大、圖始當難、今欲且開小漕、觀試流勢、輒差烏程武康、

東遷三縣近民即時徵作若宜更增廣尋更列言昔鄭國敵將史起卑忠一開其說萬世為利嶠之所建雖則彌堯如或非妄庶幾可立。宋書二凶傳

與主簿顧邁孔道存書

沈璞淹思踰歲卿研慮數旬瓊麗之美信同在昔向聊問之而還荅累翰辭藻豔逸致慰良多既欣股肱備此髦楚還慚予弱無德而稱復裁少字宣志於璞聊因尺紙使卿等具知厥心。宋書自序

與沈璞書

彼虜狂凶自送近服偽將即擒酋長傷殘實天威所喪卿諸人忠勇之効也吾式遏無素致境蕪民瘵負乘之愧允當其責近乞退謝愆不蒙垂許故以報卿。宋書自序

荅太子劭書

奉令伏深惶悚啟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未測源

由耳計臨賀故當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與先署佞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耳急宜遣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啟自躬上啟聞彼人若爲不已正可保（南史作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宋書元凶劭傳南史十四）

與孝武書

聞弟忽起狂悖阻兵反噬縉紳憤歎義夫激怒古來陵上內侮誰不夷滅弟洞覽墳籍豈不斯具今主上天縱英聖靈武宏發自登宸極威澤兼宣人懷甘死之志物競舍生之節弟蒙眷遇著自少長東宮之懽其來如昨而信惑姦邪忘茲恩友此之不義人鬼同疾今水步諸軍悉已備辦上親御六師太保又秉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即道所以淹遲緩宦者猶冀弟迷而知返耳故略示懷言不盡意主上聖恩每厚法師今在殿內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宋書）

元凶劭傷勿使溺與世祖書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世祖世子小名也

與元凶劭書

船故未至今晚期當於此下物令巫頗速敎謝賜出船艦已入臺願與之明日決也臣猶謂車駕應出此不爾無容鎮物情宋書二凶傳劭將敗溺勸劭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與劭書云云尼即嚴道育也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十二終